

盘龙山——井络西来第一峰

刘 志 全

盘龙山位于阿坝州东南端门户的汶川县三江乡境内，是川西平原边缘的第一高峰，所谓第一高峰并不在于海拔很高，盘龙山的顶峰（宝顶山）也只有 3970.2 米，但以其特有地理位置和四周宽阔的视野显示出它的雄壮、神奇。盘龙山的传说很多，亦有文字记载，李膺《益州记》有：“山土黄色，盘回如龙形，故曰盘龙；山有古寺，即以山名。上有文殊池、三角井、九仙岩、凌冰桥诸胜。”三角井深不逾尺而常满，传为庞真人浴丹处”。可见盘龙山（寺）之名由来已久。民国《汶川县县志》载有：“盘龙山在盘龙，俯览群峰几如小丘垤，北望雪龙包仿如银台，四周风景清幽而雄奇，游人至此常有出尘之感，方知灌县青城，无多壤焉”。

盘龙山一带因海拔高低不等和阴阳山的区别，各类植被的自然分布群落有非常明显的群落带，海拔 2500 米以上的阳山普遍生长灌丛之类的油楂、盘香和杜鹃科的铁牛皮等，阴山则是大面积的杜鹃林（当地人叫羊角林），从北向南望此山，几乎看成是杜鹃山婷婷玉立在群山怀抱之中。这里，仅杜鹃科就有二十余种，花期根据海拔和各类的不同，从农历的三月底到六月中期相继开放，盛花期时，满山五彩缤纷，碧绿润洁的叶子衬托

着艳丽多姿的团团花朵令人心醉。盘龙山盛产药材，如贝母是川贝的早熟地带，一般是在端午节前就成熟，这里除了产大宗药材的红、白独活和大黄、赤芍等，还产一种滋补佳品的“佛掌参”，佛掌参的根茎白嫩，形若孩童手掌而生熟可食。据考：“三国时李意成道于盘龙山，且采药炼丹”，不就是除了捕捉珍禽异兽外，常采用盘龙山的药材通过淘洗后炼制丹药吗，至今浴丹池这一古迹尤在。

盘龙山不单是山奇石怪，珍稀动植物的多少也暂不论，只说登盘龙山观日出、云海、佛光等天象奇观就与其它景区、名山有所不同，因地理位置正处于面向东南方向是川西平原，日出、云海、晚霞等奇观都出自平原上空，试问天下有几处？早在清代时期就有较多名士慕名而来朝山观景，如清代名士王昌南在一诗中有这么一句“夭矫盘龙百里遥，苍茫峻岭出屈霄，云山自古多奇迹，伏日崖冰尚未消”，前清秀才王昌麟在《游盘龙歌答桃源洞天主人》一诗中曾有：“天边万道霞缤纷，山外平铺云滃濛，初吐赤如眉，继是朱涂额，我见碧牙黄，瞬成血染壁”，这就是在盘龙山观日出之前的奇景变幻。笔者深有体会。王昌麟在盘龙山的寺庙前台俯览川西平原时有这么一句：“芙蓉城郭在眼底，江流一线缠巴蜀”，如今岂非如此，经百年后的川西平原，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的川西平原，高层建筑林立，宽阔的汽车道纵横，现代工程的都江堰治理等等，若驻足盘龙山便一目了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傍晚观夜景，但见整

个川西坝的街灯、车灯、路灯都令人眼花缭乱，若不是实实在在地站在盘龙山上，还以为天上人间瑶池，可谓此山确实是“井络西来第一峰”。

四上盘龙山纪实

一上盘龙。那是在 1987 年入秋时节，因当时全县各地各部门都在编修地方志、部门志，我和农经站会计李文才受三江乡党委、乡人民政府之托，接受并承担了三江乡志的编纂任务，为了广征博采有关资料，首先是抢救口碑材料，好在我们俩都是本地农家出生，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不准收集到有关盘龙山、盘龙寺的口碑资料，为进一步考证这些来自民间的传闻，我们去登了盘龙山。因我从未想到今生还会上盘龙山一趟，一早起来将头天准备完好的登山必备的一切背上就往麻柳湾张志安老人那里走，我与李文才早约定在那里会合，由张志安（人称张三爷）带路穿过十余里的乌泡林和杂草灌丛，我们因选择的天气很好，但晴天的早晨走这样的荒路那露水实在是太重，待穿过这些灌丛进入林中小道时，我们三人都已半截湿透，张三爷给我们打气说：别担心，反正今天有的是太阳，边走边晒就干了。我们三人休息片刻，张三爷和李文才就开始裹叶子烟抽，那时我还不太习惯抽烟，但我身上也带着几包黔龙牌香烟，我给他们发烟，张三爷不要，他说抽叶子烟的好处多，可以驱散墨蚊子，烟杆内的烟油又可擦毒虫咬伤的患处。我们三人行至鸡心包后，路道就好走多了，张三爷

说现已走在朝山古道了。盘龙山原朝山古道是顺山脊梁往上，古道因年久无人走，有一段古道已成箭竹林了，古道两旁有很多奇形怪状的羊角树非常好看，有的甚至连树蔸根部露出地面四五尺高，这给野兽在大雪或下大雨或冬眠时做了大好事。我们三人一边走，张三爸就沿途给我们讲盘龙寺的诸多民间传闻，突然间李文才打断他正讲得很上劲的“龙门阵”发问：“张三爸，这古道上沿途都有石砌垣和土槽，是做啥用的？”他说这是民国二十四年“闹老红军”时，川军在这一带修筑工事，如果你们不相信，明天我带你们到宝顶山就晓得了。这时我就开始留意诸如此类的工事（战壕）在上盘龙的古道上随处可见。我们从下足庵看到过去朝山拜佛的分道，那一条是分往水磨乡的，上足庵又有一条是分往古溪沟的。据老人讲，足庵是专供朝山拜佛的善男信女息脚或小住，下足庵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姚可南砍伐黑石江野杉时作工棚而废庵，后迁建在上段，称为新足庵。新足庵修建建成后不足二十年皆因盘龙寺被焚，和尚被缢死，新足庵就失去当年的兴旺和用途，无人培修已成废墟。我们三人走过新足庵遗址后不多远就看见古道傍自然立着一个孤石如柱，高约二米，形如坐虎，张三爸给我们说这是猫猫石，我反问他哪有这么大的猫儿呢？他解释道：常跑深山的人忌讳说虎，把虎喊成猫猫。这时我们所走的古道有很长一段全是松软如棉的草甸路，感觉非常轻快。穿过林间便到火烧坡，这里已进入高山稀疏植被带了，火烧坡是一片上百亩的草坡地，

已是秋季，但这里还有多种草花盛开，这里是贝母早熟地带，依稀可寻早已干枯的贝母苗。上火烧坡中段翻一小岗，一眼就看见一副威严的岩头，我便喊到，这不就是张飞岩哇 牠们俩个同时说：“你算猜对了”。张飞岩上有一奇石，从远处看，它才真像一只老虎，站在高高的山梁上俯视南山溪沟，坐守盘龙寺前，真谓：“明月长啸镇百兽，幽谷深山入九寒”。绕过张飞岩不远就开始步履盘龙山前有名的“鸡冠路”，鸡冠路名不虚传，朝山古道竟选在曲曲脊梁上，阳面是草坡，阴山面是茂密的铁松，铁松下伴生着羊角树，林中除了年复一年落下的厚厚树叶层外，很难看见有草丛，野生动物在这片森林中活动的迹印和粪便很是显眼。我们必须穿过这百步林带才能到达盘龙寺，盘龙寺山门有一条直通的石阶道，宽约八尺余，两边的羊角树枝已将整个石阶道覆盖，我推算一下，这些树可能有四十年了，因寺毁人亡后谁还在此砍烧火柴呢。为了实地考察古寺遗址，我一口气到了寺庙荒坵，到处搜寻可查考的迹印，可惜什么都没有，只能见到一堆被后人收拾堆放在当年神台前的诸神首节、无法拼凑，但有一件东西可以确定，清光绪年间在江西景德镇烧制的盘龙祖师神像确是真，在土堆里翻出了零碎的磁料像部份，从厚度和部件分析，这神像也比较大。其余的神像哪怕是泥塑的，但都经过窑子中烧制而成，我自小在三江见到过四圣庙、喇嘛寺的泥塑神像。1958年成立公共食堂时三江中心地带的两座寺庙相继毁掉，庙林被砍伐，把木雕菩萨背到食堂灶前做

柴烧。泥塑菩萨倒成一堆，且都是主体内为草筋泥料，外表全上细泥贴金，雨水一浸就垮为烂泥一堆。盘龙山的寺庙内要塑神像绝非如此塑法，据我猜想，可能有两种原因吧，其一：由于高山寒冷凌冻大，加上高寒地区的横山雾最易飘进寺内，高山的横山雾属于细雨之类，若是泥塑最容易被飘来的细雨或雪之类淋湿而冻裂。其二：盘龙山虽有黄土，但多属壤土，没有粘土哪能塑造。可能前人就以这方面的因素之故，即采用煨烧后运至此山寺内。我们在寺院遗址上发现到处都有被锄头挖过的迹象，原正殿中央还有一个方圆二尺的坑，估计整个寺院的占地面积约两余亩，一眼看去乱七八糟，就连柱足石墩子也被搬倒了。我和李文才细问张三爸是怎么回事，张三爸把他所见所闻一一细说：“自民国三十四年盘龙寺后山（宝顶）坠落载钞机后，盘龙寺也就遭到人为的劫难，乡人为索取票子，将盘龙寺内挖地三尺，最终缢死和尚，火烧寺庙。几十年过去了，前几年又有人上盘龙寺想发洋财，据说旧纸币（国民时期的）可以交换人民币，满认为盘龙寺庙基内还可能挖到，来了一批又一批到处乱挖。你们看到的那个土坑是水磨乡那边的人听说盘龙寺中有一棺地，如原先不修盘龙寺的话早就有人在这里点穴入葬了，后人会发达还要当大官，你们今天看到的土坑就是水磨乡引外地人在这里埋的骨灰，埋后不久就被雷击，骨灰四散，如今只留下一个土坑”。老人的话说得很认真，我俩似信非信（就本人而言可以说是无神论者，从另一角度来讲，我的信仰是“为

人向善自安然”），我们根据老人的介绍后再次细心观察土坑，确实不象人挖或野兽拱过的坑，好似爆炸后的坑，不管怎样，对我们是毫无意义，我俩此次上山主要是考证有无碑碣之类的文字记载有关盘龙寺的历史。张三爸说大约在火烧盘龙寺不久，他和张志坤一起上山，看见废墟内有一个铸铁鼓完好，上面铸有字，什么字，他俩都不认识，他俩把铁鼓抬到寺院后山的石窑里藏起来。我们三人就在石窑内到处翻石，没有找到，时间已过四十年了，具体放在哪个位置他也无法判定出准确地点。我们上山时刚进入秋季，按说农家的玉米还正出穗，但盘龙山的泥土和草甸用手一把抓起来就感觉冰凉浸骨，不多时候，我的同事就在急促的体力运动中昏倒了，因他曾上过大山，知道自己是高山反映，不要紧，倒地休息一会就好的，也正是如此。我们找了很多地点都一无所获，时已傍晚，盘龙山观晚霞太奇妙了，真想多看一刻钟，但不行，还得到寺下端的林里岩窝生火煮饭、过夜，在那里亦可以看到川西平原夜景。

我们过夜的岩窝几年前有人常住过，是专在盘龙山捕猎的，岩窝四周的铁杉和羊角树被砍作柴烧约毁坏两亩面积的原始森林。第二天一早吃罢饭就开始攀登宝顶山，中午12点我们登上高峰（3970米）我随即将脚架摆好，准备合影时，不知从哪里来的迷雾一刹时就将宝顶山头笼罩，这张留影好似腾云驾雾的留影。老人给我们介绍这顶峰的石垒有三处，都是川军为阻击（截）红军时筑的指挥台工事，为防红军从牛头山顺岗而来，

沿山脊都筑有战壕。在宝顶山北面不远处是最早修的寺庙，面朝耿达，今石墙尤在，占地面积约 300 平方米，我儿时就听乡中老者说过有关古寺的传闻，据说最早（年代无可考）修的庙宇在宝顶山北端脊梁上，坐南向北，可闻听耿达农家的鸡鸣声，该寺修建落成后，故因压断盘龙山主龙脉，不久就被雷电击坏引起大火焚毁此庙宇，之后，迁建至宝顶前山的混元顶下平地内（今盘龙寺遗址）。我们从古寺庙遗址处顺缓坡而下不远处，便到达运钞飞机坠落的地点，虽已四十多年过去了，还不难看出当年留下的痕迹，这缓岗上冲了一条槽，岗的东北面是大面积的羊角林，飞机在这里坠落时已断为两半截，前半截冲进羊角林半山腰，引起大面积的山火，羊角林烧干、烧焦的残痕至今还看得清楚。我们在这里找到一个锣丝钉和被烧焦的小零件（塑料类）。为了查得铁鼓的下落，我们再次返回岩窝睡觉，第三天又到寺院后的乱石沟里胡乱翻，因没有目标了，只有推测几十年来是否有人来这里将铁鼓搬了家？当时我决意多住几天也没啥，我可能这一生只有这回到盘龙寺，由于自己几个月前就在病中，这次上山若不是考证有关三江境内寺庙渊源和民间传闻的话，就是抬我去我也不想去，所以我坚持再找。第四天找了一上午，没办法只好收拾行装从原路下山。

二上盘龙山。1997年春，汶川县筹办熊猫艺术节前正忙于有关宣传汶川的诸多资料的搜集和拍摄汶川境内的风景名胜。汶川县委宣传部部长高跃进和州艺术馆

馆长杨文建汇同摄影师一行来到新兴开发的自然风景区——百鸟山庄，因当时我在景区同县旅游局周云川负责开发区的日常事务。在拍风光画片之余，我谈及到有关盘龙山的景观，且与上述人员约定下月到盘龙山走一趟。在约定的时间没有再次取得联系。根据我的观察，要上盘龙山就这几天的气候好，也是拍外景的最佳季节（杜鹃花盛开），于5月26日从百鸟山庄出发经草坪村后山，我带着山庄员工上山了。我们上山共4人，胥国俊负责探路，费术明负责安全，我拍外景，雷国慧拍一些景点画面的镜头，并带上藏、羌服饰。这次上山不同于第一次，目的是宣传汶川三江，不再去溯古寻幽。我们四人都背着上山必备的东西，也包括帐篷睡袋等，胥国俊和费术明背得很重。为了安全，还带一只小口径步枪。从草坪后山上盘龙山虽是捷径，但路道很陡，午后两点左右我们就到了周老汉岩窝，这里离盘龙寺还有半天路，不便再继续往前走了，只有这个地方才有水，当天住在此。周老汉岩窝一带风景如画，时值杜鹃花开，奇山、怪石、奇树，配以苍劲古朴的青松艳丽多姿的各色杜鹃花，把这一带妆点竟如诗如画，大自然给人类留下这样美丽的遗产，实在太美了。我当时给同行者们说，如果在这里拍神话故事片或西游记那该多好。午夜时分开始下雨，到天亮时雨下得更大，我们无法起程，结果全天下雨，只好再住一晚，第三天早晨起来，但见天空晴朗，没有一点云雾，赶紧生火煮饭（其实整个晚上都生着火），一边收拾行装，吃罢饭又烤几个饭团做

打尖即起程。前面开路，后面拍照，沿途景色绝美，这带山脊古道是过去草坪、漆山一带朝山拜佛的合路，因多年无人走了，现是野兽通行的大道，道上只见脚印不见有草。中午前我们就到达盘龙寺遗址，此段路途经过狗座石、棋盘石、莲花石等非常奇特的景致也拍了两筒胶卷。我们扎帐篷于寺院草坪内，吃过打尖，胥国俊去砍烧火柴，其余人就下前山的张飞岩、鸡冠路拍照约一小时后突下一场雨，奇怪，天上又没有云雾，雨后又是当头日照。待回住地时，胥国俊说刚才下了一场雪弹子，他赶紧回帐篷。高山的气候真奇怪，相隔数百步之地，上面下雪弹子，下面下雨。傍晚时分，盘龙山前观夜景，这与十年前观夜景不一样了，万家灯火，何止万家灯火，繁华的都市，小镇和居民以及街灯、车灯、装饰灯等等将整个川西坝妆扮成晶莹的世界，接踵而过的车灯像流星般地穿梭其间。那是一个极晴的夜晚，我们站在观望台久久不舍离去，转过身来看见宝顶山北面霞光万道，给墨黑的南面一个极强的反差，奇景，真是奇景。自那晚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人间仙境和人间烟火。回到帐篷内感慨万千，打起电筒拿起笔，欣然作了两首打油诗，第一首大意是当年二王（即王昌南、王昌麟）朝山哪有这番景色，第二首大意是十年前和十年后两次上盘龙山的对照有感。第四天也是大晴天，亦赶紧收拾后顺山脊攀登宝顶山，正午到达宝顶，晴空万里，山川锦秀，从川西坝到西岭雪山一线，雪山一直连接着四姑娘山，全部收入眼帘，汶川的雪宝顶也非常醒目，彭县

方向的九峰山、白水河等历历在目，都江堰市的青城山上清宫在这里看来简直太小了。我们由北坡下行到飞机坠落的地方休息片刻，胥国俊也在这里寻到了飞机的零件，同样是烧焦的塑胶圆形部件。为了了解西北方向的原始森林，决定从凌冰桥到寒风岭林区，我们穿过干海子大草坡就进入原始森林区，这里有一条小路，是一条采药打猎的路，顺着这条路朝下走，越走越险，走到深谷就没有路了，只好吊着树藤往下行。这一带的古松颇大，有的须几个人牵手才能围一圈，到处都是野牛的粪便。我们艰难地行至沟谷，大家感到疲劳了，也感到肚肠已空，就拿出干粮喝着山泉水充饥，正在吃干粮时，天突降暴雨，还伴着雷声，我们来不及找躲雨处就淋成落汤鸡，连裤腰都湿透了。暴雨一个劲下了约四十分钟即停。我们四人都未走过这个沟，且不知离沟口还有多远，我看了一下时间，已是下午四点过一刻，离天黑还有四个小时，个个拖着沉重的湿衣和淋湿的行装，顺着溪流继续朝前走，有的地段是悬岩叠障，我们就转山岗，在山岗上看见大熊猫刚排的粪便还冒热气，大约它就在我们前面不远。如果是一小时前排的粪便，那已被雨水冲刷过，哪还有什么热气。经过近两小时的艰难行走，终于看见我年前从百鸟山庄进白石沟口采景看到的那两棵高大笔直的冷杉松，大家一下就踏实了，可以赶到百鸟山庄了。这天的行程超过一般人所不及的行程，就雷国慧来说，也是当时山庄最精干的女孩，在学校读书时就是体育运动健儿，何况是农家女，在攀岩时就划

破了手掌。我们出了深谷来到主流的红叶溪，这是原通往耿达乡的主要干道。民国时期，三江口设立第三区公署时耿达乡就属于区辖地的内通道，一直到1958年后渐废而荒芜，1963年耿达乡通车后更无人走此道了。我们顺古道到了铜槽口的放马坪，回头遥望今天走过的盘龙山，但见干海子草坡上全是一层白雪覆盖，农历五月了，山上的杜鹃花已相继开放，怎么老天爷就如此心狠，竟把刚开放的鲜花冻坏啊。

三上盘龙山。随着三江生态旅游开发的起步，汶川县人民政府为加速生态旅游开发的步伐，拓宽旅游资源，提高汶川自然风景区的知名度，1998年11月4日由县长谷运龙和副县长陈华清、徐德玺、县人大副主任连华旗以及县旅游局张文富、周云川，还有文体局局长张力、文联陈晓华等同志来到百鸟山庄，随同来的有县广播局付友刚和县政府办公室胡敏等，于11月5日从百鸟山庄出发沿沟谷朝寒风岭方向上盘龙山，此次上山队伍庞大，三江乡干部何静、杨洪根负责沿途安全，百鸟山庄员工也去了4人，他们4人中有两个女服务员徐辉、马兴兰，其余两个是费术明、胥国俊，加上背运行装、口粮和录像机、箱的民工，一共上山27人。在白石沟口吃过干粮后，继续赶路，经黑包岗直上，穿过原始森林到达干海子，这一趟已将大队人马拉开距离，年轻力壮的走过草坡数里，后面的还未走出森林，当晚扎营于宝顶山西面下端的凹地坡谷，因那里可以取水。天下着小雪，地形又不平，只能搭起两个帐篷，还有四个

帐篷只好在人睡时披在睡袋上过夜。我们烧了两堆大火，用两口大铝锅连菜带米加腊肉煮了两锅混炖饭，各自拿出一个康师傅面（来一桶）塑料碗就去舀混炖饭。这两锅饭没有讲究什么烹调技术却感到五味俱全，27个人不分县官百姓围在一团倒也吃得快活。半夜过后天上又开始下雨加雪，不多时胥国俊就起来加柴煮饭，我于3点钟起来查看大家是否入睡，发现搭在睡袋上的帐篷已塘水，有一半的睡袋和衣服鞋子都打湿了。还是胖子好，睡在湿地里不觉冷，那很有节奏的鼾声冲出粗气冒着热汗正入梦乡，我猜是太疲劳了吧。第二天早上吃罢饭，分为两路往前走，第一路上宝顶山，第二路从凌冰桥到盘龙寺，我们是8点过5分出发直上宝顶山，踏着盖有一层薄冰的草丛往上攀，于上午10：12分到达宝顶山，“哇！蓝天白云，我们上天啰！”有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喊起来。这天又是大晴天，站在宝顶山俯视众山川，徐副县长拿出手机就同成都的家人报喜道平安，接着就是谷县长拨通县政府办公室的电话。这山真妙，没有建通讯设施也有很强的信号。陈副县长不放过一个镜头抓紧拍摄，他走的路比我们多三分之一，待我们登上宝顶山的人合影时他还在北面古寺拍照。大家在顶峰休息片刻，于11点往下行，12点就到达混元顶山冈横路，午后2：20分到达会合点——盘龙寺遗址。第二路的人已早到此地，大家一高兴就把随身带的一支步枪你一枪、我一枪胡乱放。帐篷扎在寺庙坪中，傍晚开始下雪，午夜下着鹅毛大雪，有三个帐篷被大雪压倒，睡在里面的

人哪管它雪有多大，每个人都有睡袋，反正被装在睡袋里缩成一团挤在一堆热烘就行。原本安排次日早饭后从韭菜坡经周老汉岩窝到草坪走截径下山，可没有想到一夜的大雪竟将上半山覆盖，无法开路，只好改道走火烧坡经足庵到麻柳湾，虽路线长但比较安全，在下山的鸡冠路和张飞岩这段路程因雪厚达 20 公分，行走也很困难，只有靠手拉手慢慢走，这哪里是一步一个脚印，而是一步一条雪槽。谷县长为给同伴鼓劲，便一路歌声伴着风趣声和欢笑声。到了足庵下段就没有雪了，但是有部份人员已耗尽能量，特别是有几位斯文人步履危艰，使出浑身解术，耐着性子，最终完成旅程。我们是早晨 9 点开始出发前进，我将余火用雪扑灭后，同陈华清副县长于 9 点 20 分出发，并沿途拍照盘龙前山雪景，随后跟上大队人马。前队于下午 3 点到达麻柳，我们随后队于 5 点到达。麻柳村的干部群众早就在村小学大坝烧了一大堆火，等待我们到来后以便烤鞋子和衣裤。当晚，黑土坡电站董事长候谨谦和李明副县长赶到三江，在泉月楼饭店给上山的所有人员接风。

四上盘龙。承蒙陈华清副县长邀约，于 2000 年 6 月 23 日又再上盘龙山，同去的有董晓辉副县长和城建委副主任司京陵（摄影师），三江乡政府安排乡干部杨洪根负责后勤和安全工作。此次上山是按照阿坝州人民政府安排，定点拍摄盘龙山的风光图片。在此之前，阿坝州科委主任孙泽朗一行曾到盘龙山考察并拍摄和录制了部分风景图片。我们这次上山是从麻柳出发，并在麻

柳村请了五个民工背行李和口粮（包括村主任），蓆草村 1 个民工，6 个民工都是青一色的年轻人。这天一出门就遇天下小雨，下午 3 点左右雨下得更大，沿途的麦秧子（冷箭竹）将全身打湿，陈副县长在前面开路更无一点干处，杨洪根看见县长已湿透衣裤，便抢着走在前头打露水。因我患病未愈也无力替代他们俩去打前战，但也不忍心看见我们的县长在给我们打露水，自己一身湿透，我便冲上去要替换他们，陈副县长劝我道：“刘大哥，你身体不好，就在后面吧，我撑得住”。老天爷不作美，越下越大，杨洪根已来不起了，上下牙巴在敲梆梆，浑身也在打抖，确实没有一丝干处。于是我们只好在火烧坡足下的林里搭棚过夜了。这一带是没有取水之源，好在我们这次带的是塑料彩棚，冒雨将彩棚搭在树林里，用锅接棚上的雨水，不多时就可接一大锅，哪里用得完，太丰富了，一不去挑水，二不去找水，“天花水”就在身边。晚饭和洗脸的水有了后，又接明早晨要用的，万事俱备，衣服已烤干了。第二天上午是阴天，我们又在寺庙前坪搭起棚子，午饭后天上又下着细雨，傍晚时陈副县长和董县长、司主任都到观望台前守候多时，找机会拍夜景，终因细雨濛濛作罢。第三天又是全天阴雨，无法进行。第四天也是全天下雨，到野外拍照的个个都淋湿衣裳而收效极差，傍晚大家回到棚内，我便提出建议：“我们已出门四天了，每天有十一个人消耗口粮，如果再继续下雨的话我们将不可能坚持到天晴，这次上山的电话拨不通无法给山下取得联络，

明天如果没有转晴的可能现象，就裁减一半民工将部分行李运回，并向三江方面汇报情况”。大家听后觉得可行，如果明日不见好转就安排几个下山。上山几天来由于天天是雨，民工们除了冒雨砍点柴做饭，在棚子里怎么能呆得住，好在这批年轻人中不知哪一个身上还带有一副扑克，就靠扑克消磨时间，他们以纸烟为赌注，个个都是烟鬼，他们自己带的天下秀烟抽光了，县长又给他们发红塔山烟，在棚子里坐久了就冒雨出动手抠贝母。第五天上午雨渐小了，陈副县长、司京陵他们就上混元顶直至下午5点过才回棚吃午饭，这天下午3点过天渐由雨转晴，川西坝在云雾中渐渐露出，这云雾好像一幅大幕布由东向西缓缓地拉开，而舞台后的画面也随之展现在眼前。雨后的川西坝在盘龙山更显眼，当天夜晚满天星斗，我们全部站在盘龙寺观望台前看平原夜景，大家都不舍离去，也不在乎那高山的晚风吹得背心凉，只在乎大家此时此刻心中都热烘烘的。第六天（6月28日）早晨四点，陈华清、司京陵、董晓辉都起来穿着稍厚的衣服即跑到盘龙寺后山岗上守候日出去了，我是五点起来后也到他们那里去候日出。盛夏季节的盘龙山，天未明之前还是那么冷，就地跳一下增加点热也无济于事，司京陵说还有几个巧克力吃了要好些，我们四人吃了又等候日出，巧克力吃下肚也没有功效，还是冷得跳。将近六点，东方的霞光色彩变得很艳丽，殷红的太阳露出一个头顶，这时我们都早已将安放好的相机不停地拍，这一刻只听见四个相机的“喀嚓”声，热呼

声，根本忘却了冷。我们的任务基本完成，口粮也快完了，带_上山的药没有了，香烟早已抽完，决定早饭后撤离，路线是从混元顶到韭菜坡，经周老汉岩窝到草坪，那里还可沿途拍一些镜头。到周老汉岩窝的下段徒路，因近几年草坪村的村民在旅游区打工，无人上山采药而荒芜，这趟可把从未走过山路的董晓辉副县长（外省籍人士）走苦了。在草坪村后山我们又把路分错了，就这样艰辛地走回来。